

阳光
书系

长篇小说

办公室的故事

张玉秋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办公室的故事

张玉秋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办公室的故事 / 张玉秋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80620-793-2

I. ①办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60875 号

办公室的故事

张玉秋 著

责任编辑 戎爱军 靳红慧

装帧设计 石磊 张洁

责任印制 岳建宁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阳光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07796

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张 13.25

字数 350 千

印数 10000 册

版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80620-793-2/I·144

定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张玉秋

男，1953年出生。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商情》、散文集《生命的痕迹》等，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《家事》，2009年发表长篇小说《贺兰山深处》。宁夏作家协会理事，石嘴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新分来的女大学生

我们办公室一直以阳光灿烂著称。阳光灿烂的意思不是我们的生活有多么阳光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：我们全部是雄性动物。

这天上午十点钟，主任领进一位姑娘，介绍说：这是白洁，大学刚毕业，分到你们科了。

姓名和大学毕业是次要的，重要的：是位女性，更重要的：是位相当靓丽的女性。

我们办公室四位雄性，科长、我还有两位年轻同志。我和科长已经被人占有多年，并有了下一代。那两位——小林和小水，尚在称孤道寡。

不等科长发号施令，小林和小水立即用实际行动淋漓尽致地诠释了雷锋同志“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”的深刻内涵。

他们把靠窗的桌子腾给白洁，桌面擦得让白洁同志的化妆镜自惭形秽。

小水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盆娇艳欲滴的花儿，摆在纤尘不染的桌子上，与白洁的容貌相映成趣，白洁兴奋得像注射了海洛因。

小林也不甘示弱，端着口杯，对科长谄媚地笑着：“科长……”科长横了小林一眼，不情愿地拿出茶叶筒，小心翼翼往口杯里放了几粒。小林不耐烦，按住科长的手，茶叶筒呈六十五度角倾斜，科长秘不示人的“黄山猴魁”源源不断流进口杯。科长脸色苍白，心痛得差点儿晕过去。白洁的桌子上，茶叶清香扑鼻，白洁的脸在袅袅水汽的衬托下愈加妩媚。

小林和小水看白洁的眼神充满了柔情，含糖量相当的高。我跟他们一个办公室多年，他们的眼睛里何曾出现过这等景致？

尤其令人气愤的是：这两个重色轻友的家伙，竟然视我和科长为虚无。我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，频频给科长暗送秋波，科长却视而不见。我只得凑到他的耳边，小声地嘀嘀咕咕，对小林和小水的卑劣行为进行抨击，同时对科长的高风亮节表示了由衷的敬佩。我自己都意识到了，我的这副嘴脸，活脱脱就是面对鬼子的汉奸。

可是人家科长就不像鬼子，完全是一身正气的高大全形象。他不仅表扬了那两个家伙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，还痛斥了我的这种小人行径。最后谆谆教导我说：你也是老同志了，看看人家，你不惭愧吗？

我很惭愧。我更看重的是那两个家伙对我的态度，看我被科长斥责，不定多么高兴呢。我偷觑了一眼，那俩家伙脖子伸得像长颈鹿（我真惊叹人的脖子怎么能伸得那么长），正围着白洁喋喋不休，充分显示自己的演说才能呢，哪里还能听得见科长对我的训斥？我真替他们惋惜，这么好的幸灾乐祸的机会被他们白白放过了。

从此之后，这两个家伙争做好事的事迹令我和科长叹为观止。以前，他俩作为脏乱差的典型常常被科长口头批评，科长说他们懒得油瓶倒了都不扶，他们一脸无辜地说，咱们办公室什么时候有过油瓶？现在不同了，每天来得早走得晚，任劳任怨，打水拖地抹桌子，办公室永远是那么窗明几净。一天下午，清洁工红着眼圈找科长：“科长，您对我打扫卫生有啥不满意就说出来，我改还不行吗……”科长迷惑不解地说：“没有啊，这话从何说起？”清洁工做指点江山状：“那，你们这是……”“噢，是这

样，”科长这才从云雾中清醒出来，“没事儿，人家是学雷锋做好事儿呢。”

快下班的时候，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小林一脸蒙娜丽莎的微笑凑了过来。经验告诉我，他每次浮现出这种笑准是有事儿求我。我绷着脸说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！”小林殷勤地给我续上茶（要下班了，根本用不着）说：“张科长，有件事你一定要帮我。”我飞快地瞟了科长一眼，还好，他在埋着头看报纸。我低声呵斥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升了科长了，瞎叫！”心里还是很受用。小林组织部长似的：“快了，快了……”我说：“什么事儿，快说，能帮的帮，不能帮的自然不能帮。”他说：“你的笔记本电脑借我用几天。”我断然拒绝：“不行，我还用呢！”小林可怜兮兮地说：“张科，求你了，我已经……”我冷笑道：“你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是不是？”小林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，憨态可掬。我哭笑不得：“得得，借你用两天，好借好还，啊！”小林感激涕零，高呼张科万岁！一点儿也不顾及科长在侧，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从自行车棚推出车，小水冷不丁冒了出来，媚笑着说：“嗨，张科，回家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别张科张科的，让人家科长听见了，以为我要篡权似的。”小水奴颜婢膝地说：“其实，你在我的心中早就是科长了。”这俩家伙都知道我的痒痒肉在哪儿，专门瞅准我的软处捅刀子。我推着车边走边说：“有啥话就赶紧说，甭耽误我的休息时间！”小水小跑着跟着我说：“张科，咱们关系一向很铁，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甭说废话，你这家伙，重色轻友，还好意思说！”小水讪讪地：“哪里的话，反正我是一直把你当成我亲哥的。”我作出骑车状：“没啥事儿我可就走了。”小水抓住自行车后架：“别别，张科，借我二百块钱。”我说：“前几天才

借给你一百五，咋这么快就没了？”小水难为情地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横了他一眼：“追女孩子也得考量考量自己的财政收支啊。”小水抬眼望着我，濒临绝境突然见到救星的眼神也不过如此。我不忍，掏出钱给他：“最后一次了！”

我很担心，照这么下去，这俩家伙的钱包是否支撑得住？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会不会学普希金先生，来一次绅士之间的文明决斗？！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这两个家伙做得出来。

我的担心多余了。

一天快下班的时候，白洁请那两个家伙吃饭。那俩家伙像捡了个金元宝似的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辉。

第二天早晨，白洁没有上班，正好科长外出办事，办公室就我们三人。小林和小水神志萎靡，唉声叹气。前一个阶段，俩人的关系剑拔弩张，今天却和好如初，大有惺惺惜惺惺之慨，仿佛他们上辈子就是无话不谈的铁子！小林说：“那家伙，长了个长马脸，有什么好的？小白咋就看上了他！”小水说：“是啊是啊，那脸长的，吓人！‘去年一滴相思泪，今年始流到腮边’！”小林说：“看他嘴大的跟漏斗似的，小白怎么能忍受？”小水说：“就是，太残酷了，小白的神经真够坚强！”小林啧啧有声：“哎哎，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粪上了！”小水说：“不能这么说，你这么说对牛粪不公平。”

我实在听不下去，义正词严地呵斥：“哎，我说，你们别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！”这俩家伙竟同仇敌忾地痛斥我说：“葡萄在哪儿呢？哼，想想你自己吧，大头科员当了快十年，想当科长脑袋都想长了，还好意思说我们！”

我无言以对……

科长醉酒

说实在的，我们科长是个很好的小老头儿，平时有点儿严肃，喝点儿小酒之后，就可爱多了，很平易近人。据他自己公开披露的信息，他的酒龄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。看我们不信，他举证说，还在母亲怀里的时候，父亲喝酒时就用筷子头蘸酒给他喝了。他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虚假信息披露和误导性陈述。其实，就算他虚假披露，我们也无从考证，他的父母早就归天了。科长曾经自豪地对我们说，他喝的酒加起来起码有十吨。如果他说得属实，那他喝过的酒足以让我们在里面游泳了。

科长只喝白酒，他说什么啤酒啊，红酒啊，是爷们喝的酒吗？！他喝白酒不分好坏贵贱，什么酒都能喝，下属单位请他很好伺候。他老婆对他经常喝醉颇有微词，免不了叨叨两句。他也不生气，笑呵呵地说，叨叨个啥，娶老婆图了个睡，喝酒图了个醉，不醉，还能叫喝酒吗？科长之所以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还是科长，与他喝酒大有干系。现在的市长是他过去的同事，说起科长喝酒总是不堪回首地大摇其头。

前些日子，单位组织体检。科长查出来是酒精肝。大夫明确写着：戒酒！科长看了，脸黄了一下，随之就坦然了，大义凛然地说，管它呢，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地了！

科长的老婆乘科长不在的时候找到办公室来了，哭哭啼啼地求我们设法控制科长喝酒。说在家里由她实行独裁统治，决不允许他再碰酒，在办公室就靠我们了，千万不要给他喝酒的机会，过一个阶段也许就好了。虽然我们对此方法是否奏效心存疑虑，

但还是很郑重地答应了科长老婆的请求。

我们分头行动，不厌其烦地给下属企业打电话，为了科长的革命本钱，千万不要再请他老人家喝酒了！

好几天在科长嘴里没有闻到酒味儿了，说实在的，我们还挺不习惯的。科长哭丧着脸坐在办公桌旁感叹：“这老太婆，酒都藏到哪儿去了。真可惜她这个人才了，搁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绝对让党和人民放心！”

下属单位办事，快到吃饭的时间了，科长眼巴巴地瞅着人家，眼睛里绿光闪闪。下属单位不落忍，想单方面撕毁协议，但在我们坚定的目光中没敢造次，办完事匆匆就走了。人走了，科长还依依不舍：“这些人，着的哪门子急哟！”接着咂咂嘴说了一句古话：“嘴里淡出鸟来！”

我们在办公室小心翼翼避免谈“酒”字，就跟阿 Q 先生避讳“癞”字一般，凡与“酒”字沾边的字，九、就、救、舅、旧等一概从我们的语言里消失了。好在我们词汇量丰富，不至于影响到交流。

没酒喝的日子使得科长度日如年，成天唉声叹气的，比伊拉克难民还苦难。伸懒腰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一个上午竟然伸了四十八次懒腰。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吝啬，只有白洁娇滴滴地叫他科长大叔时，才勉强挤出一丝笑纹，准确地说，那不是笑，而是面部裂开的一道口子，很恐怖的。

我威胁他说：“科长，那东西您是不能再碰了，否则，我们就没有科长了。您忍心让您老伴老来无伴，晚景凄凉吗？”科长无限悲凉地长叹一声，气若游丝地说：“哎，没有酒喝，还活个什么劲儿哟？”

小林痛下决心买来一听新产的“黄山猴魁”，这一听“黄山猴魁”用去了小林近半个月工资。小林打开包装，给科长沏了一杯，然后把茶叶塞进科长的抽屉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科长，尝尝，新上来的。这可不能算行贿呀。”

科长威武不能屈地说：“拿走，拿走，我不稀罕！”

白洁从她随身携带的包里，掏出一堆花花绿绿的东西，笑靥如花：“科长大叔，吃点儿东西，很好吃的。”

也许因为是女同志，科长不好意思说重话，有气无力地摆摆手说：“办公室不许吃东西。小白呀，以后记住，不要往办公室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！”

白洁诺诺而退，诚惶诚恐。

科长破天荒受到了局长的批评。局里召开副市长参加的局务会，局长请科长发言，科长的发言令局长很难堪，说话颠三倒四，前言不搭后语。局长制止了几次，他还在说着昏话。局长很纳闷，那个条理清楚，思维缜密，妙语连珠的科长哪儿去了？！会后，局长叹息了一声：看来，该把科长的退休列入议事日程了！

起草完的文件请科长签发，科长尚处于梦游状态，歪歪斜斜签上了“同意”两个字，画上了年月日。要知道，咱们科长的字可是以遒劲有力、舒展大方蜚声局内外的，是我们局的骄傲。但是现在这苍蝇爬过的字很伤我的眼睛，也伤我心。再往下看，更令人不解，都到了二十一世纪了，科长签的日期竟然是一九九五年一月九日。科长这是怎么了，难道真的糊涂到“不知今夕是何年”的程度了吗？经过我们四个高智商的脑袋认真分析研究，集中了集体智慧，得出的结论是，科长写的是“要酒酒无，要酒！”可怜的科长，用这种方式向我们提出了强烈抗议。

科长已经不是我们的科长了，脸部像干旱了十几年龟裂的土地，惨不忍睹，走起路来磕磕绊绊，我估计，不用太大的风，就能把他刮得“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”了。精神饱满的、妙语连珠的科长成了我们心痛的回忆。

我负责召集了科务会。“虽然科长这种状态对我取而代之很有帮助。”“唰”六只眼睛齐刷刷地刺向我，眼睛里没有了黑眼球。“但是，”我急忙使用了转折句，“我当科长与科长的生命比起来，我认为科长的生命更重要。”六只眼睛的黑眼球恢复了正常工作，“因此，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！我决定，今天晚上，我请客，我们一起陪科长喝酒！”

一片欢呼声。

酒桌上，一杯酒下肚，科长的死羊眼活泛起来，两杯酒下肚，科长干裂的嘴唇红润了，三杯酒下肚，科长完全恢复了常态，神采飞扬，气宇轩昂。他喝了一口茶，“噗”的一声全吐了出来：“什么茶叶，垃圾！”他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茶叶，给我们换上，慈爱有加地说：“正宗的‘黄山猴魁’，孩子们，品品。”

酒酣耳热之际，我们推举白洁作为甲方代表，对科长提出要求。白洁软声细语地说：“科长，酒可以喝一点。但是不能喝醉，微醺就好哦。”至于“微醺”是什么状态，我估计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
科长脸颊盛开出两朵艳丽的桃花，颤巍巍的，他带着明显讨好的表情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欢迎监督，欢迎监督，建立制衡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哦。”

红颜天使

早晨一上班，小水就公开披露信息：我有女朋友啦！

我们对他的披露置若罔闻，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儿。这很伤小水的自尊。看他的意思，他披露的信息应该是如雷贯耳振聋发聩的，最起码也应该达到股民看到上市公司分红派息股价一路阳线的效果，我们应该为此欢呼雀跃才对。

小林及时纠正了小水的说法：“你不应该说有女朋友了，应该说又有女朋友了。这是第几个了，你自己也数不清了吧？”小水翻了他一眼，嘟囔了一句：“冷血！”

我好歹也算是科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，安慰自尊心受到伤害的科员是我的神圣职责。我放下案头工作，上前问道：“女朋友一定很漂亮吧？”小水立即不计前嫌，兴奋的脸上红扑扑的，自豪地说：“那当然了！”我问：“有多漂亮？”他说：“你放开胆子想象。”我在记忆的仓库里苦苦搜寻形容女人美丽的词汇，小水一直摇头，直摇得我的脑瓜仁子生疼，小水还是不满意，说我的词汇太贫乏了。天！我在局里可是有活字典之称的。话说回来，词汇终究是枯燥的，形象比喻可能更直接一些，我把古今中外能想到的美女明星全部搬出来帮我的忙，看谁能与小水的女朋友相媲美，小水头摇得还是跟拨浪鼓一样：“差得远，差得远！”我黔驴技穷地说：“那我就无法形容了！”小水说：“嗨，这你就说到点子上了，确实是无法形容之美！”说完，瞥了白洁一眼，脸上的表情分明是：后悔了吧？白洁莞尔一笑，继续低头做事。倒是小林看不过去，说一句：“臭美吧，你就！”经过我耐心的工作，小水

的心态完全调整正常了，表现出大人不见小人怪的神情。

电话铃嘟嘟响，小水抓起电话，喂了一声，眉眼立刻生动起来：“小倩呀，干吗呢？噢，买衣服呢。”听得出，小水女朋友的声音加了很多蜜：“商家太贼了，只打六折，折扣太低，打到九折我才买。”科长威严地咳嗽了一声。小水立即用地下工作者的声音说：“好了，下班我陪你去。我们有规定，上班时间不许打私人电话。”小水女朋友迷惘的声音：“我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。”小水聪明地转移了话题：“哎，今天怎么没上班？”电话里娇嗔的声音：“你傻呀，今天全市停电，学校放假。太棒了，我可以在家看一天电视了！”小水怕女朋友再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，急忙挂断电话。

小林满脸羡慕之情，对小水说：“你真幸福啊，有这么一位会算账的女朋友，以后居家过日子准是一把好手！”

我怀着万分同情的心情问小水：“你那女朋友是干什么职业的？”小水自豪地说：“教师。”我再度问：“教什么的？”小水答：“英语！”我点点头：“难怪难怪！”白洁迷惑地问：“小水哥，你女朋友真的是大学毕业？”“那还有假？”小水对我们怀疑他女朋友的智商产生了抵触情绪。科长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水啊，做人不能虚荣心太强啊。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没有人笑话你的。”“据说，”白洁小心求证道：“漂亮的女孩子一般智商都比较低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她忘了自己也是“漂亮的女孩子”。

小水的爱情很快进入到水深火热的程度。他十二万分幸福地说，和倩倩刻骨铭心地爱一场，上断头台都值了。把柔情蜜意的爱与血淋淋的断头台连在一起，亏他想得出！

小水的女朋友终于浮出水面。

一天早晨刚上班不久，有人在楼下喊小水的名字。小水立即

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下去。除科长外，我们纷纷把头伸出窗外参观。楼下的女孩子仰脸看着楼上，圆圆脸，小鼻子小眼，满脸阳光，一望而知是蜜罐子里长大的女孩子。虽然长得还算清秀，但是与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形象太过遥远。

小水进办公室，看到我们失望的表情异常愤怒，说我们都是有一些有眼无珠的俗物，根本不懂得欣赏美。“挺好挺好，”小林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嘛。”

小水没再与我们计较，讲起了女朋友的身世。“说起来，倩倩是苦出身哪。”他这样开场。据他说，倩倩的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后妈，后妈对倩倩很恶劣。按照小水的描述，把姐己、武则天、吕后、慈禧、刘兰芝的婆婆、黄世仁他娘这些我们能够想到的凶狠、残忍、歹毒的女人加在一起，也顶不上倩倩她后妈的一个小脚趾头。我们太纳闷了，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小水的女朋友怎么可能活到今天，而且还满脸阳光！

忽然有一天，小水给科长打了一个电话，说他女朋友住院，请几天假。“几天？”没等科长发问，小水已经挂断电话。

十四天之后的早晨，我们刚进入办公状态，一个家伙闯了进来。这家伙面色苍白，一张大胖脸，两只眼睛使我倏然想起了熟透的红樱桃。我刚在网上看到一张公安部门通缉的逃犯相片，就跟这家伙差不多。这家伙，胆子忒大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闯入我们的办公室。显然，其他几位也认出了这个逃犯，我们不约而同操起手边家什，准备和这家伙做殊死搏斗。在那一瞬间，我的耳边甚至响起一个声音：做英雄的时刻到了！

那家伙忽然怪叫一声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！”我们才依稀辨认出来：是小水。我的英雄梦由此破灭。

看得出来，这些天小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，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慰问。科长端详着小水的大胖脸，怜悯地说：“挺清秀的小伙子，怎么给蹂躏成了这个样子。小水，怎么回事儿，说出来，政府给你做主！”

小水一口气喝干了科长杯中的水，抹抹嘴唇说：“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。”

原来，他女朋友的后妈得了尿毒症，全家为此负债累累，现在到了后期，透析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，出现肾昏迷，而且电解质紊乱，除非肾脏移植，否则神仙也救不了了。偏偏，小水女朋友的血型和她后妈的一样，而且配型成功。她义无反顾地决定把自己的肾脏捐一只给她的后母。在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声中，她镇定地躺在了手术台上。据小水说，她居然面带幸福的微笑。手术做得相当成功，小水女朋友的后妈安全度过了肾脏移植排异反应的危险期。小水衣不解带，守在女朋友床前整整十三天，眼皮都没眨一下。“真是天使啊。”小水这么赞美她的女朋友。以往他这么说，同志们早就万炮齐鸣，训斥他大言不惭、不知羞耻了，今天我们一致认为：他的这个说法很准确。“倩倩恢复得还不错，下个星期就可以回家休养了。”小水疲惫地说。说完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一条亮晶晶的涎水从他的嘴角逶迤而下。我们轻轻把他抬到沙发上，脱去他臭气熏天的皮鞋，放在窗台上晾晒，科长取来一件外衣，盖在他身上。

后来，其他办公室的同事们向我们提出强烈抗议，说我们施放毒气，害得人家三天之内呕吐不止，五天之内吃什么都是臭脚汗味儿。

回过头来想，小水的女朋友的确很美，不是漂亮，是美丽。还是小水说的准确，她的美是无法形容的！

山乡来客

小林接一个电话，把话筒递给我：“找你的。”神秘兮兮补充一句：“是个女的！”

我接过电话：“喂，是你吗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我激动得差点儿背过气去，天啊，怎么是她！我听到了我的心脏嘭嘭嘭嘭的声音，震得话机蹦蹦乱跳。我不敢张嘴，害怕一张嘴，心脏从嘴里蹦出来！话筒那端的她说：“怎么不吭气，不认识老同学了？”我以顽强的毅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说：“喔，是你啊，怎么想起给老同学打电话了？”她说：“有事求老同学帮忙。”我就知道，她这个电话绝不是谈情说爱的。我平静下来：“什么最高指示？能为你效劳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。”她咯咯笑起来：“我家那位今天要去你们那儿办事，他没见过世面，请老同学接一下，在贵市期间，请多多关照哦。”伴随着咯咯的笑声，甜得发腻的蜂蜜从电话那端源源不断传来，我心中醋浪滚滚翻酸波，很绅士地说：“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”“那就谢谢老同学了。”她家“那位”曾经是人民解放军某部中层指挥员——副营长，还说没见过世面？太不实事求是了吧？

可能我接电话时的表情过于丰富多彩了一些，同志们看我的眼神很夸张，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：“同学。”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噢——同学啊！”眼睛传递出来的内容是：瞒得了谁呀！没有二两小酒滋润就一脸严肃的科长从眼镜上方瞄了我一眼，难得地笑了一下，笑得高深莫测，潜台词分明是：理解，咱也年轻过。

我跟科长请假：“去车站接人。”科长通情达理地说：“去吧